

■巴山风物 ■渝水乡愁

当老师是幸福的

□彭鑫

读高中时，班上有一位姓邹的地理老师。他其貌不扬，左门牙断了下半截，说话有些漏风。但他谈吐幽默，善于把抽象的知识形象化，常编一些顺口溜帮助我们快速记住知识点，因此，深受大家爱戴。他的课，40分钟，感觉一下就过去了，我们都盼着下课铃慢点响起。拍毕业照时，想到以后再也不能听他的课了，我很有些伤感。

每到教师节，我总会想起他。他讲的地理知识，随着时光流逝，我渐渐还给他了。而他的一句“夫子自道”，却在我的脑海中历久弥新：“老师除了要提高学生的成绩，更要领着学生建造心灵的桃花源。”

当时，我只是觉得这句话很诗意。后来，我成了师范生，感到这句话挺深刻。再后来，我成了老师，这句话成了我教书育人的座右铭。

我任教的西阳一中在龙潭古镇。每届班上，都有十来个学生来自偏远的山村。中秋节放假只有一天，他们回家不便，我就请他们到家里来过节。

清晨，我们来到八角井旁的桂花树下。金灿灿的朝阳，凉爽的秋风，馥郁的花香，明亮的井水，人在画中游似的。女生们才在桂树下铺好白被单，男生们就开始挥舞起手中的竹竿，金蛇狂舞一般。桂花簌簌地掉落，落在被单上，落在井水中，落在笑声里。

回到厨房，把桂花倾入装满山泉的盆中，好一个水晶盆里泡黄金。妻子和女生们，细细地用竹篮淘去桂花中的杂物，再铺在被单里，放在太阳下摊晒。个把时辰就好。然后，桂花就被倒入铁锅，用文火煨。桂花的芳香，溢出了厨房，充满了院子。

院子里，一些男生和起面来，一把酵母、几勺猪油和入面粉，再搅拌均匀。他们搅拌得认真，好像搅拌的不是面粉，而是他们的青春时光。一些男生，将核桃、花生、芝麻、瓜子、冬瓜糖混在一起捣碎，一边捣一边偷吃，又相互大声告发。而另一些男生在我书房里乱翻书，翻的多的是《小王子》《围城》《解忧杂货店》之类。

万事俱备了，妻子带着女生们做起月饼来。她们擀好面皮，放入桂花，放入馅料，放入美丽的心情，然后再放入烤箱。女生们个个心灵手巧。妻子每次都笑着抱怨说，做月饼的手

艺被她们学了个精光。等到十斤桂花月饼烤好时，月亮已升起来了。

院子里，一人一把竹椅子，一个小方凳，一只大茶碗，七八块月饼，十几个趣事与糗事……中秋快乐度假模式，此时完全开启。学生们的笑声和月亮，越升，越高，越明亮，越硕大。

妻子有一次问我，为什么要带学生回家过中秋节？我告诉她，我希望学生们懂得：生活需要仪式感，就像做菜少不了盐。这些仪式感，是我们心灵桃花源的花草树木。

我还喜欢带学生去桃花源景区走走。在景区里，采撷风物之美，感受山水之启悟，以备心灵桃花源的建造。

穿过大酉洞，仿佛就走入了世外。这里草木繁盛，鸟声啁啾，空气清新。一呼一吸之间，心肺如被清泉洗过。当来自松林间的山风一吹，一切烦恼和压力都消散得一千二净。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，要善于排解。而寄情山水，无疑是一个排忧解难方。

美池里，一群金鱼游来游去。它们看天际的云，看山上的树，看岸边的人。天晴，它们倏忽而至，倏忽而去，自由自在，无忧无虑。下雨，它们依旧如此。落雪，它们还是一样。每当学生有走不出去的忧伤，我就和他一起伫立在池边，观鱼，谈鱼，学鱼。

进太古洞了，平坦处如箭道，崎岖处如险峰；宽处可坐千百人，而窄处只容一二人。走在石梯上，仿佛走在人生之路，一移步就有一个新的风景呈现。石笋形态各异，有人间猛将，有仙境神女，有探海神龟，有造字伏羲，是看风景，又好像在看人间百态。等逛出来时，心也就像洞口的小潭一般，一片澄明。

游览景区，进入西州古城，我和学生常常会点一份红锅羊肉。带皮羊肉，鲜，香，辣，烫。热气腾腾中，一会就胃暖脸红。幸福常常在于日常小事之中。前年，有一个学生喊我写临别赠语，我写到：一顿美食，一颗星的微光，一株水草的青涩气息，一个领悟人生哲理的时刻，它们之中都有足够多的幸福。它们都可以移入我们的心灵桃花源。

书房窗外的樱桃，红了十次，我当老师也十年了。我想，当老师是幸福的。因为，如果足够努力，那么可能成为学生心灵桃花源中的一道风景。就像邹老师，就是我心灵桃花源中的那片茂林修竹。

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，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，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。不仅仅是每年的9月10日才会想起，一生中许许多多美好的难忘的记忆，总有一个关联你的幼儿园、小学、初中、高中、大学老师。

“立德树人奋进担当，教育脱贫托举希望”，敬爱的老师，您就是我们心灵桃花源中的一道风景！

献给心灵桃花源的建造者

□郑劲松

自己做教师也近30年了，每到教师节，我的脑海深处总会闪过小学到大学的一些老师来，总感到对几位恩师有愧，如鲠在喉不吐不快。

第一位愧对的是小学老师叶起和，其实他就是老家川南某偏远山区的村民，高中毕业生。上二年级那年，原先教我们的知青返城，另外两老师正教着三四年级两个班，村里就把叶老师用上了，身份是民办代课老师。他是我叔叔的同学，有一天听到叔叔讲段子：我们班有个叶起和，有个陈长合。农村人常常因鸡毛蒜皮的事儿吵嘴，打架的人就用他俩的名字开玩笑：“不说了，不说了，越说越起火，谨防成场合。”方言里的“叶”“越”分得不太清，“起和”谐音“起火”，“陈长合”谐音“成场合”，就是吵架升级、酿成打架斗殴严重后果的意思。我自小也喜欢编顺口溜，听到这个便如获至宝，第二天就在班上传，凡是看到同学间闹别扭，就去阴阳怪气地说“不说了，不说了，越说越起火，谨防成场合。”同学们也跟着起哄，终于传到叶老师耳里，他先是笑笑，但听得多了，还是生气，顺藤摸瓜查出我是始作俑者，就把我的凳子“没收”了，让我站着听了一周的课。

让我感到愧对老师的，是另一件事情。那时的周六是要上学的，早上从大人嘴里得知邻村晚上要放电影，当天下午，叶老师却布置了几道作业让我们做完才走。眼看着太阳快要下山，邻村远在几公里之外，坝坝电影去晚了就没有好位子，同学们都有些窝火。也许仗着自己伯父是村支书，趁老师转身去办公室之际，我从抽屉里拿出竹片做成的玩具指挥刀，一只手握在嘴边当“冲锋号”：“同志们，冲啊！”大部分同学扔下作业本就冲出了教室。叶老师听到动静，把我扣留下来，锁上教室门，生气地坐到旁边的办公室去了，其实他可能就是惩罚一会儿而已。但看电影的冲动让我不顾一切。村小是简陋的“夹壁墙”——连片竹块敷上泥巴那种，根本不牢靠。我用削铅笔的小刀几下戳了个小洞，再用手搬开，一会儿就从后墙钻了出去，到了学校对面的山坡上还挑衅地喊：“叶老师，看电影喽！”我也没想到这事儿带来的严重后果：村委会和村小领导认为，叶老师私自扣押学生严重违法，决定让他停职反省。后来，他就南下打工了。这么多年过去，回老家多次，再也没见过叶老师。想来春节期间应该还在的，但是羞于愧疚的陈年往事，我居然至今没去拜访他。

宋老师，等着您喊出我们的名字

□李晓

“爸爸，他是您的学生啊，您认不出来了吗？”宋老师的大女儿轻声唤着他，想努力转动他的记忆之门。初秋的一天，我去看望89岁的宋老师，他幽蓝的目光里，似有一层雾，愣愣地瞪着我，没把我从他浑浊的记忆里打捞出来。

宋老师是我高中的历史老师，上课时把历史的纵横梳理得清清楚楚。宋老师身材矮壮近乎肥胖，我有时觉得他那一张大脸盘上云集着历史的烟云。他博览群书，课堂上一半是书本教学，一半是书本中没有的历史故事。很多历史人物，在宋老师的描述中栩栩如生，仿佛从窗外空中落地到了课堂上。我对历史有着浓厚的兴趣，就源自宋老师的趣味教学。

那年高考，我的升学梦在雷声轰隆中碎了。我回到了乡下，准备操起锄头与镰刀在土地里翻滚一辈子。

9月的一天，我接到了乡上邮递员送来的信件。一看信封上熟悉的字体，我就明白了，是宋老师写来的。宋老师写得一手漂亮的板书，他有一个习惯性动作，就是踮脚抬手去擦黑板时，要抖一抖右腿。多年以后去看宋老师，他才说早年右腿摔伤过，有点腿疾。

宋老师在那封信里对我谆谆教诲，还列举了不少世界文豪的名字，说他们也经历了生活的落魄与挫折，才奋发激荡写出了伟大的作品。

后来我进入了乡里工作，干过一段时间的财政工作后一直做办公室文秘，同时激情满满写作。20岁那年，我在省城报纸副刊上发表了一篇散文，我把样报邮寄给县城的宋老师。宋老师大喜，激动地向同学们四处推介。

宋老师一直觉得我是一个乡里的人才，好几次动用他的私人关系想把我调到县城去工作。有一次去县城看望宋老师，他请我在馆子里吃饭，让我随便点菜。我点了回锅肉，麻婆豆

第二位倍感愧疚对的是我的大表哥，也是我的初中班主任、语文老师姚泰明。他一人兼上语文、历史、政治多科，上课生动幽默，文史掌故、乡野趣闻信手拈来，是镇里知名的才子教师。可以说，我在写作上有点小成就，最早就得益于他的启蒙。而之所以愧疚，也源于自己总是忙碌的借口。老师的家在离我老家也就五六公里的山下，毕业后我却再没有去看望过一次。每次回家，两三天就走，倒是有些紧张，但如果真有心，总能挤出时间的。我心里老想，等下次稍空吧，可何曾想过，自己已到中年，当年的老师而今已八十高龄。人们喜欢引用孔子的一段话“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子欲养而亲不待”，说的就是对父母双亲的愧疚。都说“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”，“师父”一词的内涵也在于此。“下一次稍空就去吧”，这个自私而懒惰的借口，很容易就酿成追悔莫及。

今年春节前，初中同学拉我进群，大家商量好了：正月初三中午，齐聚姚老师家，自己烧菜做饭，与老师师母共进午餐，畅叙师生情谊。谁也没想到，新冠疫情爆发，大年初一就接到镇上短信，一切宴会禁止举办。姚老师女儿也在群里通知，原定的聚会就此取消，老师们、谢谢大家，后会有期，明年再聚。5月24日清晨，突然在老师女儿的朋友圈看到：家父因病已驾鹤西行……我久久地看着手机，不知道该怎么写下一段回复。此时，因为疫情防控，学校要求所有教师均不得离开重庆。连最后告别的机会也没有了，我只好含泪发去短信，让近处的同学帮写挽联致哀：“表哥也恩师，驾鹤西行，师道精神千古；言传并身教，音容犹存，弟子愧对终生。”

同样追悔的，是大学民间文学导师彭维金教授，是他指导我写出第一篇论文并推荐发表，我一直心存感激。可也同样是忙碌借口，虽同在一个校园，自己却在机关任职，几乎很少碰面，去看望他的时间屈指可数。多年来，我只顾自己打拼，浑然不知老师已老。十年前的一个晚上，我给本科生上通识教育课程《散文创作与鉴赏》，还以自己与彭老师的交往为例，讲授写人叙事该怎么去抓细节和心理。课间休息时，一个文学院的学生走到我面前悄声说：几天前在学院公告栏看到讣告，彭老师已去世了。尊重老师遗愿，不搞任何告别和悼念活动……下一节课上，我哽咽着回忆起老师的点点滴滴，含泪告诫同学们：尽孝要尽早。孔子名言“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子欲养而亲不待”还有一句：“往而不可追者，年也；去而不可得见者，亲也。”

师道传承，或许，唯有做一个不愧对学生的老师，才是对恩师们的唯一告慰吧。

腐、丝瓜汤。宋老师一看菜单，连声说，这也太简单了，太简单了。宋老师随后又点了两个荤菜，结果没吃完。走出餐馆时，宋老师提着没吃完的剩菜，一把紧握住我的手满脸歉意地说：“宋老师现在也帮不上你的忙了，全靠你自己了！”那一刻，我真想拥抱一下宋老师。当晚，我在县城马路上晃荡溜达了一夜，江面夜航船鸣笛时分，我步行到宋老师那灰灰白色的砖楼下，朝那栋楼深深地鞠了一躬。

我第一本小书出版以后，宋老师患了白内障，他坐在家里那把破了洞的老藤椅上，拿着放大镜一个字一个字地看完了。这些寂寞时光中琢磨出的文字，宋老师是我最新挚的读者。

这些年的高中同学会，每次邀请老师时，大家都不约而同首先想起宋老师。宋老师看大家差不多都来了，他笑眯眯地望着人到中年的发胖的发福的谢顶的学生们不住感叹、怀旧、抒情。我还是一个小单位普普通通的工作人员，只求一个饭碗求一生衣食，许多梦想都燃成了灰烬。宋老师每次都要我坐在他身边，4年前的同学会，他还送了我一本张宏杰写的历史书。那年他80岁了，还对历史着迷。

前年秋天，宋老师参加了我们组织的同学会，师姐搀扶着拄着拐杖的他，他望着我们，目光有些空洞和茫然。那一次，宋老师几乎都叫不出学生们的名字了。他坐在椅子上，身子前倾着，望着同学们热热闹闹在一起，他又开始笑了。思维的闪电，擦亮了宋老师混沌的记忆了吗？分别时，大家都拥抱了宋老师，宋老师很配合的样子，身子再次往前倾。

去年同学会，师姐说，宋老师因为身体原因就不来了。那次同学会，几个同学说到患了阿尔茨海默症的亲人，忍不住想起宋老师的样子，大家一阵沉默过后抬头相望，看见了彼此眼里的泪光。

宋老师，给您时间，您这些学生的名字，您再慢慢想一想，喊出声啊，我们等着您。

中文系的先生们

□贺芒

窃以为，中文系的教书先生比其他专业的先生更有趣，个性纷呈，讲起课来是信手拈来，妙趣横生。

西师中文系的课程中，最难的，莫过于周显忠先生的先秦文学。结屈骢牙的《离骚》《九歌》《天问》，坐而论道的诸子散文，每每读得头大。偏偏周老先生一丝不苟，每每“惨无人道”地要求将《离骚》《诗经》诸文一字不漏地背下来。直背得我们叫苦不迭。

周老先生上课身穿一袭灰布衣服，朴素得近于寒酸，脸上甚少见到笑容。每次上课之前，必抽背。背不住的，必招来一顿严厉的批评；背得溜熟的，才换来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。有时他也会先垂范地背上那么几段，特别像过去私塾里摇头晃脑，拖声长气、吟哦不休的老先生，只差手里拿一把戒尺。所以，我们深以为熟读四书五经、离骚天问的周老先生一定不食人间烟火。某日，一位同学兴奋地跑到我们宿舍来宣布一则爆炸性新闻：我在西师街碰到周老师啦！你们猜他怎么了？我们还以为发生了什么天大的事，齐声逼问这位卖关子的同学：周老师到底怎么啦？他宣布的答案简直令人啼笑皆非：“周老师买了一只大西瓜抱在手上！”都认为周老师是居庙堂之高，不知道他也会处江湖之远地去做诸如买西瓜这类凡夫俗子的事。

正因为这个严厉的具有夫子气的先生的“威逼”，我们才受到了最正宗的、原汁原味的国学的熏陶。还记得“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”的君子之风、“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”的淑女之态，至今还保留着对“朝饮木兰之坠露兮，夕餐秋菊之落英”高洁品性的向往，以及“亦余心之所善兮，虽九死其尤未悔”的正义良善的追求，还有“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”的奋发上进的精神。

除了古典文学的熏陶，还有现代文学开阔我们的眼界。将现代派文学引入课堂的，是陈昌明先生。他为我们讲授写作课，第一堂课就是介绍卡夫卡的《变形记》，“格列高尔一觉醒来，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”。那是我们第一次接触到荒诞这种艺术表现手法，感到格外新鲜有趣。

